

湖
海
文
傳

湖海文傳卷二十九

青浦王 昶德甫輯

序

義學彙記序

尹繼善

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又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夫以幼穉無知之年而卽責以藝能之事詩書禮樂之交其收效似難且古者天子諸侯所立國學之制亦旣詳且盡矣而又必兼設之鄉黨之中幾疑其事之委曲繁重而近于迂耆而不知少成若性故人於幼時所誦習每至老耄而猶能記憶無他心志專而餘無嗜好也若夫羣萃州處而絃誦不衰則又所謂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內以養其聰明於未雕未琢之天外以固其根本

於相友相助之地此三代盛時合鄉與國無不建學之處統壯與幼無不納於學之人而出而負耒入而橫經農卽爲士焉有事則披堅執銳無事則說禮敦書士盡知兵焉成材之所以易習尙之所以端國脈之所以蟠結深固而不可搖恆必由此也夫古今人亦何必不相及哉吾獨怪漢唐以還卽國學亦時興時廢而鄉學更無論矣彼固謂學之設與不設不甚關理亂興衰之數耳詎知人心之不古風俗之日偷相率而作奸滋僞雖罔上行私而不顧者何莫非不學無術之所致耶 本朝

神聖相繼皆以明倫弼教爲首務各省書院更奉 旨特建且延名師以相磋切而鄉學猶多未設卽中土間有舉行者而遐陬僻壤大都因仍舊習滇省尤極遼遠且係漢夷雜

處之區數百年前所創設者漸已化作荒煙蔓草卽求所爲
破瓦頽垣或無復有存焉者矣嗟乎夷人慕學則夷可進而
爲漢漢人失學則漢亦將變而爲夷昔賢之論昭然何弗思
之甚也今

聖天子誕敷文德加意蠻方予奉

命總蒞茲土思以仰

承

德意遐宣

聖化特屬方伯陳君汝咨徧求故址

廣爲設法俾各屬鄉城俱設義學而汝咨更踴躍自任計館
舍置束修購書籍捐貲倡率每府或數處或十餘處自童子
以至成人皆得入而肄業其中規模氣象煥乎一新亦庶幾
彬彬稱盛矣汝咨又慮日久無稽并將兩迤郡邑所設義學
彙記一冊請予爲序以記予惟古人之記學者詳矣而莫善
乎南豐之言南豐以爲古之人自家以至于天子之國皆有

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于學之中其大要務使人人學以復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噫嘻斯言可謂深切著明矣雖古之去今已遠而學以一之又安在今之不可合于古哉然則汝咨于滇南而必使各鄉之無不立學者夫亦同此志也已矣後之撫茲土者誠不使日就傾頽而更能增其式廓焉行見黨庠州序中多身通六藝爾雅深厚之材且荒區絕域亦皆飭紀敦倫曉暢大義從此日新而月異月異而歲不同夏后殷周之盛直可復見於今日也是則予之所厚望也夫

義學彙記序

陳宏謀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良以化民成俗必由于學而州序國學之外又有家塾黨庠以分教之俾幼者就近以學秀者以漸而升天下少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此

所以化行俗美而人才日出也近世義學彷彿黨之有庠考績者必及焉亦以見化導之在所急而古意之猶有存焉者也然吾以爲邊土之義學視中土尤宜而鄉村夷塞之義學較城市尤急邊土貧寒力能延師者寡至于鄉村夷塞刀耕火種力食不暇何有詩書無惑乎椎魯難移禮義不講卽有可造之才亦委棄於荆榛草莽之中重可惜也雍正癸丑首夏予始蒞滇南軍事竣後通查所屬義學或官有捐設之名而興廢不常或止設於城市之近而鄉村勿及或前人原有公田而日久湮沒或館舍原有公所而漸至荒蕪蓋循名則是而責實則非矣宏謀仰體

聖主化育之仁兩臺教養之切職司宣化安敢因循苟且不爲滇民久遠計於是殫心籌畫檄劄交馳某處舊有公產可

清釐復其舊也某處有無礙官租以地方之物可仍爲地方用也某處距城尙遠宜設一館也某處距某鄉尙遠煙村湊集宜更設一館也田租不足供修脯則當有以增之其有餘者可裒多以益寡也館舍有寺院可依則借之不然宜建設也常自置一小冊納之懷袖親爲握算旦夕以稽焉經營籌畫不啻身履其地爲之布置也一時監司諸公暨賢有司類能同心共濟隨其心力所至或籌增公費措置田產而士民亦聞風鼓舞爭先請設且捐助焉此外尙有未備則使者之責也隨捐金以補之自癸丑冬迄今四年共得新舊義學六百五十餘處今而後館舍有常所修脯有常資庶幾歷久不廢矣滇少書籍士子購買不易復爲捐貲刷印

御纂

經書古文并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大學衍義等書分發各

館以爲誦讀之資其一切規條俱荷兩臺鑒核裁定旣稽考有法亦勸課多方雖不敢謂化民成俗卽于是乎在而功不期其速效久自可以觀成嗣今以後千百人中豈無一二人蒙詩書之澤而化其黷陵者乎豈無一二人卓然成材可以爲王 朝之用者乎是則區區之心所期望於他年者也夫義學之設向有之矣而興廢不常者以乏恒產故也滇之義學亦間有公產矣而日久湮廢者以無有稽考也今日義學之館舍田產俱已載入案冊似可昭茲來許矣然而卷帙繁衍零星錯雜未能一目了然人人共見久將虞其隱匿混爭也爰是彙勒成書始載記序見一時志同道合合其勦此舉也次文案見兩臺暨予隨宜立法叮嚀以申也次書籍見邊末窮鄉典籍旣備且誦讀有資也次館舍束脩而某館係某人

所設某田係某人所捐雖歷年久遠必詳所自不敢沒前人
之善也刊成之後印發各官署館舍使官紳士庶人人得有
所考惟願後之官其地者踵事增脩俾勿壞也爲館師者任
職敬事勿素餐也爲弟子者舍舊圖新毋荒以嬉也尤願邊
境寧謐有年屢慶俾吾民常得暇日以事詩書移風易俗成
就人材將與中土埒也是則所以彙記之意也乃說者以夷
獍狡悍令之識字適足長奸似義學於夷地不宜嗟乎吾聞
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以詩書起嚳耒之前聞若夫
粗識文義挾詐行私內地之人亦所不免豈得因噎而廢食
乎且夷獍之爲匪者豈嘗由識字乎此惑世誣民充塞仁義
之言不可以不辯并志之以告來者

六藝之一錄序

厲鶚

歐公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其言豈不信然哉而又以爲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足以致之此殆公之遜辭而非其實也公之後有胡戢秀才者效公集古作琬琰堂濟北晁无咎爲作詩云君不見廬陵公往爲學士修書日詔畀千金訪遺逸遺文逸字往往出是公集古之作在翰林修唐書之時奉勅訪求且有千金之購詎得謂力之未足乎故好之有力而能聚其上帝王其次公卿又其次則士之淹雅而饒于資者若夫布衣糲食窮居野處之士雖嗜之一而篤如歐公者亦未必能得得亦未必能聚詎于力之不足往往然也而公又慮聚多而終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兼作跋尾以傳後學此則公所好之篤雖帝王公卿與士之淹雅而饒于資者好而能聚不能爲錄以傳于世亦終

等於象犀金玉之必散此時有力之強莫不爲之訕而慕歐
公之爲者出焉自宋迄今爲圖爲評爲編爲譜爲史爲志爲
錄爲略爲目爲記粲然備矣而吾里倪先生崑渠有歐公之
好而無其力乃集諸家之所錄輯爲一編名曰六藝之一錄
分別部類發凡起例凡爲六門爲卷五百有奇以金文石刻
法帖爲經以書論書體書譜爲緯其用力可謂勤且肆矣先
生志抑而謙竊取直齋陳氏之旨以爲書品書斷所論雖工
至鍾王正與射御同科乃游藝之一耳鶚披其書上下千古
賅括朝野則通于史偏旁音訓各有據依則通于經旁引曲
證不遺幽遐則通於子與集蓋合四庫之菁華以成一家之
書而先生已當杖朝之年不假門生子弟之助閱市借人晨
書晝寫數易寒暑以成書學之巨觀其學力目力有非後生

步獵輩所可望然則先生之於古可謂真能好且聚者也强有力者也承命爲序蕪詞不文幸得附名其間以爲厚幸云

金石存自序

吳玉搢

人不多讀古人書隻身負笈行萬里外而能舐筆伸紙著書成一家言殆必無也予生平足跡所至南踰江北涉大河遠不過二千里名山大川都邑繁會既少所經歷又以家貧不能購異書爲博士弟子習章句之業卽五經子史亦未暇數數流覽矧禹陵宛委金匱石室之藏乎然性喜涉獵又苦善忘往往有所見聞輒肆筆纂錄至金石文字尤私心所酷嗜弱冠以後孳孳收集雖力有不逮然目之所遇亦無遺棄較之歐陽洪趙所儲不過十一而以辨經史之疑訂傳註之失攷古文篆隸行楷譌俗遞變之由亦已略具至於遐方絕域

山顛水涯之所遺固有未能盡致之恨而識見舛陋未足抉
疑發覆則不學之過未敢自匿其短也此而輯之庶不使二
十餘年之用心付之飄風劫火且或者老不廢學見聞漸廣
啟視故繖亦足以驗今昔之進退云爾

永清金石叙

周震榮

金石之文古人所以垂示久遠三代以上銘鐘圖鼎著于載
籍三代而下庸器漸少石刻遂多然以著錄所存推求遺蹟
則或亡或闕十無二三金石雖堅有時湮泐而著錄編次
竹帛代興其功爲不渺矣然陵谷變遷桑滄迭改千百年後
人蹟所至其有殘碑古鼎偶獲于山椒水澗之間覆按前代
紀載校其闕遺洞如發覆則古人作爲文字托之器物以自
壽於天地之間其旨良深遠矣然留著旣多取用亦與約而

推之略有三門其定著文字垂示法式若三字石經一字石經之屬經學之準繩也考核姓名官闕辨別年月干支若歐趙諸錄洪晁諸家之所辨訂史部之羽翼也至於書家之評法帖賞鑑家之論古今宣和博古之圖清河書畫之舫則又韻人墨客所爲均之不爲無補者也茲於志乘之餘裁取文徵旣已與志相表裏矣搜羅金石非取參古橫今勒成家學惟以年月姓名官階科第足以補志文之所未備者詳慎志之以備後人之采錄焉初非計其文之善否字之工劣也其全文有可采者存於徵實則不在此例焉

金石三跋序

武億

億往在京師嘗因童時所好金石遺文益爲收募其間出資力售而置之者十不二三焉時厯荒崖廢墟人跡之所不至

數往返以手爲尋搦者反十之四五又從而間關致於四方
復有通博深奇之士不憚千里見遺以成其好者亦有一二
故以其致之爲甚勞而得之又艱且遠則愈益珍秘自十餘
年來窮逐四出授徒於遠僻孤寂無人之鄉汗漫獨遊冒犯
江湖湍激洶湧不測之危無不擣置行篋或皮藏失所檢覓
不能猝及於目輒廢寢食皇皇以索之蓋其積習之癖如此
旣且少暇自度放然無所寄吾意乃復與爲究極尋披矜其
於往事多有證明而擇其尤者劄記成文上溯有周漢魏以
迄隋梁凡四卷爲一跋又自唐之初代終于末季凡四卷爲
一跋又沿於後唐逮宋金元凡二卷爲一跋其爲前人已著
錄無所推闡及推闡而有謬誤不能不爲之訂其疎者始見
於篇若自爲搜獲則雖其事之限于窮討不及亦無所遺棄

資後人之所攷焉然則予之拳拳於斯日億其心力以掇古人之得失爲可惜而古人之跡不見史而見予之錄者固幸有存也故爲之道其所以俟覽者有以知予之志也

漢印譜序

厲鶚

漢印之傳于今者有二曰官印曰私印官印昉于周之璽節至漢製乃大備緩鑄急鑿爲用不同今之印製九疊其文去漢絕遠惟私印記姓名多仿漢法夫班范兩史荀袁兩紀之所載其功德炳煥乎簡冊者詎因一印存毀爲重輕若姦諛之骨旣朽而名印猶存宜唾棄毀滅之不恤况彼獭獫斲盡無可稱述者乎然且王厚之姜夔錢選顏叔夏著之爲譜楊克一著之爲格吾邱衍著之爲式朱珪著之爲集考葉森著之爲韻釋諸君子豈惟篆學之古拙足取哉亦云善惡之名

範金附之不朽爲吉爲辱勸戒是寓其修名不立徒托蟲篆以自見者又足懼也夫是之取其亦遠于玩物喪志之謂已甘泉陳君振華多才藝最精于鑒賞嘗藏弄漢官私印共八百餘件濡紙脫文編排爲譜屬予序其端因爲道漢印可取者如此

黃氏書錄序

杭世駿

江甯黃俞邵氏蒐輯有明一代作者詳述其爵里門分類聚比於唐宋藝文志之例予披覽初竟竊歎俞邵氏力之勤而悲其志之不得試也往者傳尙書維鱗編纂明書標王守仁以勲武列沈周唐寅於方技至鈔文淵總目以志藝文三長之士恒相顧而齒冷旣而橫雲山人奉勅重編始依俞邵本爲準的特去其幽僻不傳與無卷帙氏里可考者稍詮整有

史法今之爲此志者旣不屑蹈襲其舊又不克詳考四代史志之源流又不能悉知篇目存佚之數更思恢張以所未備并取前世之書而附益之此何異秦延君注堯典劉孔昭賦六合也今夫蘭臺志漢何嘗不因向歆然秦火之後非此不彰于志寧等編隋書合五代以成志匪特補宋齊兩書之闕且以見范曄以下不著經籍之非史家自宋志藝文以後遼金元以來公私著撰皆渙散而無統不佞補輯金史嘗次藝文爲一卷遼元二代見於王圻續通考焦竑經籍志者又雜亂少體例觀俞邵所排比自南宋以迄元末皆已燦然大備蓋其志直以中經新簿之責爲己任爲有明二百七十載王阮惜乎其不得與於館閣之職也辛酉春不佞修浙志經籍需此書甚急當湖陸陸堂檢討嘗攜二冊來有經史而無子

集暨居京師旬甬全孝廉復攜五冊見示皆從史館錄出祇有明人而缺南宋以後諸公蓋爲明史起見固未知俞卨綱羅四代之苦心矣第神宗時張萱吳大山等重編內閣之目他書多訛闕不可信獨地理一類詳核不支俞卨親見此書乃獨不之采用所挂漏者夥頤爲不可解因取所聞見者稍足成之一則以備史職之考信一則以完此書之闕遺且慰俞卨於九原也

通俗編序

周天度

語有見于經傳學士大夫所不習而堯僮竈妾口常及之若中古以還載籍極博抑又繁不勝舉矣蓋方言流注或每變而移其初而人情尤忽于所近也余友晴江翟氏山舟梁氏咸博學而精心山舟在南中常出所著直語類錄示余余歎

以爲善比來都門復見晴江手輯通俗編則勾稽證釋視山
舟詳數倍焉二君種業樹文兼綜細大故未易伯仲然山舟
鍵戶端居讀書之外罕與人事接其所錄在約舉義例而不
求其多晴江則往來南北十許年五方風土靡所不涉車塵
間未嘗一日廢書墜文軼事殫見洽聞溢其餘能以及乎此
宜其積累宏富攷據精詳而條貫罔不備也世人務爲夸毗
遇所不知輒曰吾何爲而屑此以視二君之稽古多獲而猶
不棄庸近知善學者誠耻於一物之不知必無使堯僮竈妾
之得挂其額而後可在學士大夫披覽及之亦可以省其宿
讀而恍然矣晴江善于余而近與山舟爲密余故序其書并
爲兩家置騎者如此

十駕齋養新錄序

阮元

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元初學者不能學唐宋
儒者之難惟以空言高論易立名者爲事其流至於明初五
經大全易極矣中葉以後學者漸務於難然能者尙少我
朝開國鴻儒碩學接踵而出乃遠過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
學者更習而精之可謂難矣可謂盛矣 國初以來諸儒或
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
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尙少惟嘉定錢辛
楣先生能兼其成由今言之蓋有九難先生講學 上書房
歸里甚早人倫師表履蹈粹然此人所難能一也先生深於
道德性情之理持論必執其中實事必求其是此人所難能
二也先生潛學經學傳注疏義無不洞徹原委此人所難能
三也先生於正史雜史無不討尋訂千年未正之譌此人所

難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統上下無不推而明之此人所
難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於天下古今沿革分合無不考而
明之此人所難能六也先生於六書音韻觀其會通得古人
聲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難能七也先生於金石無不編錄於
官制史事攷核尤精此人所難能八也先生詩古文詞及其
早歲久已主盟壇坫冠冕館閣此人所難能九也合此九難
求之百載歸于嘉定孰不云然元嘗服膺曾子十篇矣曾子
曰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故聖賢所能必爲至難若立一說標
一旨卽名爲大儒恐古聖賢不若是之易也先生所著書若
廿二史攷異通鑑注辨正元史藝文志三統術衍金石跋尾
潛研堂文集八爲海內學者所讀矣別有十駕齋養新錄廿
卷乃隨筆札記經史諸義之書學者必欲得而讀之乞刻於

版凡此所著皆精確中正之論卽瑣言刺義非貫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鄧林之大不能有也噫嘻難矣元於先生之學未能少測厓岸僅就所目見者於百年前後約舉九難之義爲後之史官傳大儒者畧述之

粵行紀事序

王峻

自古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如唐顏常山之子泉明遭禍亂冒鋒刃瀕死亡而卒購父遺骸歸葬故里史家紀之以爲難宜矣然天寶之亂危而復存常山之節當時已顯朝廷有褒揚史官有實錄故其事易著而不沒今觀壽名先生粵行紀事一書竊歎其事與顏泉明相類而以孫代子職與其所值之時所歷之境爲尤難也方留守公之守桂林也明之祚已盡矣故主流離人心瓦解公社稷臣自宜爲社稷死先生以弱

冠冢孫不忍以祖側之無人潛結死友代父往省自家赴粵
轉側閩海九死一生僅而得至及其求公尸而歸也懸命於
大帥之手宛轉得脫匍匐萬里出刀途血路卒達故鄉又可
謂萬死一生者矣夫以九死一生而得至萬死一生而得歸
尙能於其間裂裳刺血述所經歷紀所見聞家事可徵國事
亦可考豈非難之又難者乎嗚呼臣各忠其主子各孝其親
今留守公忠節與日月爭光而先生之事表彰或未及此編
存可以爲萬世爲人臣子者勸區區紀行筆札云乎哉

泚泚百金方序

王芑孫

泚泚百金方十四卷皆兵家言其分門十有四曰預備曰積
貯曰選練曰制器曰清野曰險要曰方略曰號令曰禁約曰
設防曰拒禦曰營陣曰水戰曰制勝每門之中又各列其次

第條目甚詳作者自隱其名曰惠麓酒民卷首凡例自言得
明人書二種刪併成之雖非古書而平實簡要坐而言皆可
起而行荀卿子曰法後王漢文帝曰度今可施行者如其乘
旄鉞守封疆謀人之軍師舍是其亦無繇問道也矣自朝
廷開四庫全書館天下秘書稍稍出見而書禁亦嚴告訐頻
起士民憊憤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數之書有一于家惟恐召
禍無問禁與不禁往往拉雜摧燒之比歲兵興東南海隅患
日出士大夫習享承平倉皇迷悶頗欲訪尋曩牒以爲前事
之師而書之存者無幾或猶匿不敢獻或又因而括竒烏虜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理固然也余前爲華亭校官當事者屬
購求明人籌海圖編及武備要略二書余僅獲籌海一編其
武備要略雖訪得之淮陰翔價百金力不能償悵然遂已是

書雖出明之中晚所列皆攻戰之策防守之具或古人已行之效或今人增改之方了無一字干礙尙且深沒其文不著撰人則夫作者之用心苦矣書旣鈔本無副嘉慶七年冬余還自揚州觀之於金匱訓導趙君基攬而取之慨然念近世士大夫以科目進其精力盡於時文不知讀書其間有讀書者則又湛溺于訓詁考訂之間高譚漢學老死卷軸與之言兵斷斷必出於素書黃石握奇太白陰經微文奧義賊智驚愚而通於古者窒於今長于論者短於用一旦臨事其爲錯愕周章五色無主均也誠能卽是書而反覆之討論之縱未必諧機應節悉合權宜要之措手有從隨材規畫非無少濟抑何至登城墮魄聞陣喪心見嗤於揭竿之徒流誚於縫掖之士哉鈔本原未有序乃爲序之其前以告方來

余序此書以不得作者姓名爲憾曰耆老友錫山泰小峴渡江相訪信宿樛園謂是其鄉人袁官桂所著官桂諸生偃蹇不得志以卒十餘年矣其生平隱於酒故自號酒民今鄉人子弟相與共鈔此書往往得善價以售於外而作者不享其利亦并不著其名尤有足慨者附識於此俾他時得其本者知之嘉慶八年閏二月惕甫自記

地理折中序

沈德潛

葬者藏也人子之葬其親所以妥先人之靈魄非爲生者求福澤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兆域註公墓君墓也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註邦中之墓萬民所葬地也古者墓地同處分其地使有區域而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非如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也其時稽疑者付之筮人卜人而後世

陰陽拘忌之說不聞焉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
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踰月中安得遇善
地并吉日也且葬孔子者係子貢之徒而孔子萬世王祀遠
而彌昌古來帝王陵寢蔑以過之而子貢之徒未嘗徇陰陽
拘忌以葬其師也至晉郭璞始有葬經璞旣著書必無舍善
地以葬其親者而王敦之亂禍不旋踵卽其效可觀矣後世
葬師又竄易其書以偽亂真紛紜著述者多如牛毛眩惑是
非皆以禍福動人而實以營己之利雖有孝子慈孫莫能大
破其邪說以求遂其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初心吁可歎也
永嘉楊子孚吉著地理折中一書大義本郭氏葬經而指其
竄易之謬又折中於司馬溫公朱子劉誠意伯諸儒論說凡
上下二卷其中測水脈度地氣正基兆循禮法一歸儒者之

言俾爲子孫者誠信焉而勿之有悔誠習俗之鍼砭也是書出而授之學者傳之都邑欲葬其親者守先王之禮而又參考楊子上下諸篇庶無惑於榮利以暴露其先人者

新訂天玉青囊序

沈大成

古以形家名者景純而下唐楊曾二氏爲最楊氏旣著撼龍復撰天玉一篇青囊奧語一篇曾氏之敘則發明奧語者也言葬法者皆宗之箋釋無慮數十家地理之學先王所以奠山川建都邑制師田宅人民凡體國經野之模大率不離於是而葬法特其一端迨後雜出九流或且以爲非儒者所宜治從而訾議之夫萬物之負陰抱陽戴天而履地者理與氣爲之也屈信往來無間于生死祖禰子姓不隔于幽明親在所寢不蔽風雨一息不能安爲之兆域而有賊風水蠱之

虞其能愬然已乎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必有道矣自五季後世變相尋冢人墓大夫之遺湮佚殆盡天玉青囊二書猶存古法其所言頗與儒者合斯可寶也然以二子之好奇也微言奧義旣已難明妄庸人又以一二淺里之語亂之歧之中又有歧焉宜爲訾議者口實也余惟破其癥結除其燕陋闢其非而存其是求其間而抉其微旣爲訂正譌舛且于義之難明者別爲圖以便攷索天玉曰初窆者就正之始訓詁之萬一也青囊曰觸者觸以解繫童子之所有事也噫地理之學大矣葬法爲地理之一楊曾爲葬法之一而是二書爲楊曾之一知其一說而不知又有一說則天衷龍衍關其口矣吾爲是編惟望天下之葬其親者胥求其心之安而孝子仁人之道盡矣此之璞而彼之鼠吾惡乎計之哉

湖海文傳卷二十九

湖海文傳卷三十

青浦王昶德甫輯

序

衛文節公奏議序

沈德潛

宋衛文節公後樂堂集對策劄疏書狀凡十卷皆關係天人君國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蓋其人挺然獨立百折不回而宋史不爲立傳可恠也公於孝宗淳熙中以廷試第一人及第歷仕孝光寧三朝始終一節方其簽判鎮東任滿除秘書省正字屢進讜言乞修省掄人材振紀綱明賞罰戒偷惰共十餘疏一無避忌光宗踐祚羣小登朝宮闈妬悍離隔重華公以震雷雨雹後大雪繼作應詔上封事謂陽氣方升而陰制之有臣欺君妻凌夫外國謀中國小人害君子之象前後

又十餘疏光宗概不之省寧宗朝韓侂胄柄政公斥居于外
不調者十年是時羣小蛾集程松納妄求知魯竝貢子授職
陳自強因塾師而躋次相趙師彝以鳴吠而得美官蘇師旦
賊吏也而冒受節鉞周筠隸卒也而妄任戎鈐內無根本之
圖漫興北伐之議公時已召還上陳故事謂金人大讐必當
復然將不先擇兵不素練恐輕舉妄動必致喪師辱國侂胄
可斬索索數千言使寧宗早從其諫安內禦外何至皇甫斌
敗於唐州秦世輔潰於城固郭倪圍于宿州血流淮甸軍殲
乘陽而後斬蘇師旦遂陳自強函侂胄之首以謝金人耶此
千百年後手公奏牘猶抑塞憤懣而不平者也且公所嫉惡
者姦佞所表揚者正人前此侂胄以朱子爲僞學斥逐於外
至是公奏請召還而朱子已卒復移檄刊刻經書傳註以垂

永父又奏請張子南軒又奏舉真子西山爲廉吏此其好惡之正深有得於正心誠意之學者而非徒以慙直自鳴附於汲黯之遺風者已按宋南渡以後廷對第一人其策之可傳者前有王龜齡十朋後有文信國天祥公之對策於治亂安危之故如燭照數計不媿二公況其一生文行如此焯焯而宋史逸之人謂宋史太詳吾謂詳者煩文略者節目也豈非秉筆者之羞哉公文其五十卷刻於有元年久散佚十四世孫楫搜輯放失其得十卷屬予序之公名涇字清叔華亭人後遷崑山官資政殿學士封吳郡開國伯謚文節追封秦國公堂名後樂志范文正公之志可以想見其生平云

重刻戴九靈先生集序

杭世駿

食毛踐土荷國家休養生息之恩委贄之外不知其他此天

之經也。儒官居賓師之位，講道論德，靖其自獻，倡率生徒，勉爲忠藎。又聖賢之家法也。當元末季，浦江戴叔能先生得柳文、肅黃文獻、吳文貞三先生之傳，推求性命之旨，約六經以爲文，清明剛大之氣，騰躍於行間，字裏俗所尙者，不宗俗所云者，不以道也。甫弱冠，起爲月泉書院山長，以直學試肅政府。歷學正、儒學提舉，終身不離儒官。崎嶇吳越之間，間由海道泛黑水，至登萊，櫓棲阨塞，卒不一挫其志。學益粹，詩文益高邁。明太祖定鼎金陵，召至，欲授以官，以老病固辭。忤旨，或云自裁於寓舍，或云瘐死於囹圄。此公成仁取義之實事也。朱濂潛溪亦出柳黃吳三先生之門，與公投契最密。濂修元史，宜入忠義與儒學兩傳中，而史無之。蓋元史先成，公卒在洪武十六年，無從追錄。非史之疎，而濂之愒也。裔孫殿江搜

葺遺文將謀剗剔先撰年譜以公詩文證公閱歷史言明祖
初定金華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明年用公爲學正與
宋濂葉儀輩訓諸生諸人有辭者而公留居郡庠譜以爲明
祖初起未嘗顯絕於元公棲遲桑梓晦迹觀時非貪其祿也
張士誠降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斯時士
誠爲太尉而薦公而公就之承元命也公之心迹行事如青
天白日曉然昭著於天下肯事異姓以苟全性命於亂世哉
余生後公五百年私淑諸人獲與校公遺集因論公出處之
大節以弁其端學之深博文之醇茂有目者能辨之不復述
也

重刻黃陶庵先生全集序

沈德潛

從來君子立言貴乎言與行合未可祇命爲文人也蓋其發

之乎言者一本乎平日讀書窮理之功初不必艱深其旨塗
澤其辭而析天人明倫紀和平通達之中使人可愛可敬而
知爲正人君子故際時之常則輔君澤民而兼善天下遭時
之變則致命遂志而不惜其身宋之文山文公明之正學方
公讀其書卽可知爲志士仁人也堪與二公爭光日月者斷
推陶庵黃先生先生接濂洛薪傳羽翼經傳辨晰史書凡於
人材雅正政事得失一本至公之心嘗著吾師錄以律身作
自鑑錄以省過觀其上王登水荅柴集勲書而知心性之學
觀其科舉論君道更治策而知經濟之學至其立身授命之
大節見於寄弟偉恭書云人不爲數千年一人而必欲爲三
年一人殊不可解何見之高也見於荅侯雲俱兄弟書云身
無濟世安民之才亦無全軀保妻子之志當養晦十年至舍

我其誰而後出何養之純也見之韻語者如寄弟詩野人歎
井中心史諸什皆一一以忠義自許故一聞國破君亡而從
容赴義如飢渴之赴飲食寒暑之服裘葛也斯豈計無復之
慷慨決命於一時者可等量而並觀也哉或者謂先生境地
視文方二公異文公爲宰相方公爲文學博士先生未食升
斗之祿蹈海入山保全軀命誰復議其非者不知先生於進
退出處之幾禍福死生之介素有定識使生當開國之初自
能以文章黼黻皇猷與詹同文宋景濂諸公爲一代典型生
當嘉廟之際自能直諫盡忠與東林六君子填尸狂狷乃運
丁陽九通籍雖遲已先解褐卽凜君臣之義集中所謂出身
之士猶許嫁之女殉節其分者安肯隱忍苟完使楊維斗劉
公旦諸公含笑地下耶先生遺集綴輯於陸翼王侯研德兩

先生舊版漫漶且漏略尙多陶廣文澹泉與寶山同學諸生
補其未備復加編次并偉恭先生詩鳩工重刊以慰天下願
見之思屬予爲序嗚呼先生忠義大節不待文而傳然有文
而世知先生所行皆先生所言儒者讀書窮理固非虛語而
先生之忠義大節益彰明於天壤况當兵燹劫灰之後又歷
百二十年而先生詩文盡出知造物之於志士仁人其苦心
有不可泯沒者矣

顧亭林先生餘集序

彭紹升

予年十六以應童子試至崑山仲兄自家來視予一日偕予
遊於市見鈔本亭林集一帙兄售而得之以授予予閱其文
中多點竄蓋先生所手定旣以刻本校之其十餘篇皆佚不
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削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

具于此爰重錄而叙之曰文之至者必根于天性古之人全忠孝之實以成其身外感于所遇以成其行明而爲日月怒而爲雷霆流而爲江湖其氣充乎天地故天地之氣之所之卽莫非其氣之所之也其有不容已於言以宣其忠孝之實而其言遂亦與天地之氣上下同流亘古今不息唐虞三代禹咎繇益稷之謨伊周之訓誥大小雅正變之詩尙矣下此屈原賈生劉子政諸葛孔明陸敬輿劉去華陳同甫朱文瑞鄭所南諸公之書其生平未必其求工於言不過道其意中所欲言而後之人誦其言往往感憤涕流若身當其時身其憂患者蓋忠孝之實無間于人人諸公第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豈一人一世之事哉亭林先生間代通儒有扶世立教之志生逢季世無所發揮孤忠磊磊至老不變其所爲文至

于家國存亡之際忼慨傷懷或揚聲哀號或幽憂歔泣以視
屈原賈生諸公時遇不同同一天性激發而已矣先生嘗受
官唐王時見於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
臣之自靖于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朝教忠之意至深
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烝民其
秉之性萬古臣子之坊而謬執爲一人一世之私也其不固
矣乎傳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則是
十餘篇書不思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
之志得大鬯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當時其有功于
後世何如也

黃庵遺集序

錢陳羣

吾郡土地平衍無崇山峻嶺之勝素稱澤國長水源出天目

徑峽石練浦會澎湖又東北徑角里分二支由松江黃浦入海無驚湍巨壑之奇百餘里內清流窈窕林木蓊蔚恬鱗泳沫潛禽息矚往往幽人廉夫窟宅於此樂天知命以養天和蓋川澤之氣毓秀含華發爲人物其致率相肖也晉韓氏績朱顧氏謙元路氏清吳氏鎮明初沈氏啟隆錢氏鈞周氏履靖邵氏貞四其尤也黃菴先生丁明季末造決意肥遯以道繩已陶然自得時殷氏仲春吳氏麟玉包氏麟趾屠氏熿項氏元汴皆以同里志節相向華亭陳氏繼儒以隱逸負重望折節來訪先生留數日迺去諸貴游聞之爭致羔雁輒不省錄曰吾處約奉母寤言邱壑非欲以此致聲譽也先生詩筆冲澹如其爲人尤工于詞所著有天籟閣詞箋琴嘯軒樂府游天台武彞羅浮諸名山詩等集郡藝文志內載弔古紀游

數詩

本朝

御選詩餘載長短調

凡十餘闕餘皆散逸

郡中士大夫家多藏抄本小長蘆竹垞太史每自道所長則曰吾八分行艸不如詩詩不如筆筆不如詞然評隲鄉里先民曰荑菴我師也其見重如此先生文孫良思參藩關中政事之餘手錄家集一帙將付剞劂適予于役三輔屬爲之序夫懸黎青萍世皆知其可以珍也當其沈重淵蔽泥土何嘗汲汲焉求自見耶先生修志意重道義蟬蛻鴻冥以自謝于旌帛蒲車之會者幾於隱身無文絕塵疵物者矣卒之其文傳其人亦傳彼執裾而強觀者亦何爲耶獨是殷吳諸君子與先生同時耽隱各有論著可以傳世如殷氏仲春有栖老堂集吳氏麟玉有醉月軒卅包氏麟趾有浮峰閣倡和稿屠氏燠有郊居集項氏元汴有朗雲堂集今皆不傳豈川澤之

秀鍾於先生者視諸人爲獨多歟抑先生純孝隱德至行過人而天欲大其報乃昌其後以永其傳歟固不得而知也

甘莊恪公集序

陳宏謀

古大臣立朝事君蒞官治事要不外誠正之學蓋其平日所學在此外此更無敷施之具是以在外則德澤加民無愧行義在內則啟沃功深無忝夙夜惟吾師甘莊恪公足以當之夫誠正之功在己爲毋自欺在事爲忠恕施之一家敦篤在人倫日用之間施之天下政績在致君澤民之大惟公心地慈和風規整肅其律已也本乎實學其應世也本乎實心其蒞官也本乎實政是能合誠正而終身以之者令直隸時戢豪強愛士民以循良稱出守太平府歷巡撫於粵整飭土司撫戢民苗於書院義學尤愼簡師儒多方培植蓋公之造福

於吾粵者至深且厚要無非本此至誠無僞之心以周旋於
出入施行之際故能所至民樂所去民思逮晉中樞筦銓部
受

天子委任眷注益優渥隆重而公之篤於職業靖其矢報亦
復竭忱罄智不遺餘力偶爲詩歌論辨箴銘誌誄人視爲應
酬之具公猶是本至性至情形之楮墨蓋公之政事文章合
而爲一本誠正以爲學卽本誠正以爲治歷四十年如一日
亦貫終始而不替至公之尊祖敬宗敦倫睦族是又爲政于
家肫誠罔間者也宏謀於癸卯禮聞受公知繼復沐浴敦澤
深幸得所師資嗣是荷沐殊恩簡任內外所至之地極思
愛民飭吏不辭勞瘁庶有益于民事有裨于國家以期不
負於師教而心餘力歉失之因循者半失之畏葸者半已萬

萬不能及公今讀公之遺集愈有以想見公之爲人而不禁慨然慕悚然愧也公長君愛廬主政哀公詩文綱舉目張是可謂能世其家者因不揣龕陋而序之

黃崑圃先生文集序

錢大昕

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黃公崑圃以文學政事受知

三朝敎歷中外當代推爲鉅儒四方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而不以官稱之京師首善地人士蔚起列官朝省者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知其爲公今距公没十五六年承公之言論風采者漸少而思慕歎美如出一口蓋公之文行如元氣入人肝脾久而不能忘也初新城王文簡公詩文爲海內宗師公弱冠登進士實出文簡之門一觚相承遠有代序四方寒峻持行卷來謁者雖一篇一句之工必

加獎賞傳播公卿間雍正癸卯典江南鄉試得士百二十九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若潘敏惠思渠胡恪靖寶琮陳司業祖范任宗永啟運張詹事鵬翀徐檢討文靖其尤著者論者以爲江左設科以來罕有其匹平生以造就人才扶植善類爲己任嘗曰善人國之紀也吾樂與善人交此吾所以報國也竊嘗論本朝開國以來以文章致位通顯者多矣至於主持騷雅宏獎風流爲海內所共推者則前有新城後有北平新城年七十八賦詩有得第重逢辛卯歲之句欲與新郎君序老少同年乃未及期而卽世公以康熙辛未登上第更六十年復遇臚傳招新科進士叙同年燕集里第天子聞之優詔獎異此又新城所願望而不得者嗚呼天之於公可謂厚矣公所撰述甚富多板行於世唯詩文未及

手足問有散佚公之長子漕運總督兵部尚書雲門先生裒輯而編次之屬予讐校且命序其端自唯後生末學何足以窺公之藩籬猶憶壬申歲入都曾拜公於里第公所以獎而期之者甚厚及備官詞林得執後進之禮尚書官太常時予在記注右史恒以公事追隨 殿廷公之孫符綵又予分校禮闈所得士也俯仰二十年辱有三世之舊承尚書命得挂名公集以附不朽有厚幸焉

陳司業全集序

顧鎮

道之顯者謂之文道不足而以文自標于是乎襲史漢貌唐宋獵取膚末以自欺而欺人皆無賴于文之數者也昔歸熙甫當王李盛時獨抱遺經於荒江老屋之間而後學宗之如昌黎廬陵無他道存焉耳見道明則無游辭信道篤則無飾

說不得已而後言故言不可廢不得已而後辨故辨不可勝
有道德而能文章熙甫而後非先生其誰屬先生前易贊數
日郵書示鎮兢兢於說經之難述作之不可苟因及生平所
著若經咫若掌錄若詩若文皆手自刪治錄有成本他日或
付諸梓戒勿失其矜慎持擇之意其重自顧藉亦愛道而堅
護之也今先生之長君道光彙萃諸種都爲一帙謹承定本
刊布以鎮辱契最深謂當有言以誌其後自惟學術蕪陋愧
負師門而先生著述之大旨要於見道明而信道篤則鎮夙
昔所服膺而自謂無失言者也經咫掌錄諸先生言之備矣
不復論論其文之繼熙甫而起者實有道趣以流溢其間而
非世所尙之徒文也後之讀先生集者果能潛心涵泳焉其
亦可因文見道也夫

王侍御詩文集序

沈德潛

蔣司馬誦先生王次山侍御詩文遺集既成問序於予予觀朱子序王梅溪集大意謂人秉陽剛之德者君子也秉陰柔之氣者小人也惟陽剛故光明正大如青天白日惟陰柔故依阿澁忍如鬼蜮狐蠱其人發而爲文亦無弗肖之子藏之於中旣久求立言之本乎陽剛者實難其人乃今於次山先生詩文遇之先生以名進士入詞館改官侍御遇事敢言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能磊磊落落不避嫌怨以故天下想望之傳其彈文重其姓名比於朝陽之鳴鳳而先生以居憂歸遂臥病不復出矣生平無所嗜好爲文脫口而出不鬬奇不逞博并不矜道學名抒寫其胸中所欲言期於理明辭達而止而奏議之凜然者皆出於忠愛之忱非有所勉強而爲也

詩筆清遠條暢絕不依傍前人骨格開張屏去雕飾初無暖
暖姝姝之態蓋其賦于天者純乎陽剛之德而陰柔之氣不
使稍入而中之宜其流露于言者皆光明正大一如朱子之
稱許平梅溪者也昔梅溪在高孝兩朝論史浩八罪又論史
正志及韓仲通俞良弼諸人天下重其諫諍因重其詩文今
讀次山先生詩文者亦俱以直諫重之而蔣司馬之不忘死
友刻其遺集尤見其秉彝攸好欲使光明正大之言不隨身
沒而俱忘也

味經窩類稿序

錢大昕

太子太保大司寇錫山秦公以通經砥行爲東南多士倡洎
登巍科陟上卿以夙昔經術發爲經濟移孝作忠爲當代名
臣公退之暇手訂五禮通攷數千萬言剴劘告成旣乃取平

日所爲文分類編次爲若干卷名之曰味經窩類稿味經窩者公少時讀書之室名也錫山自高顧諸君子講學東林遺風未墜尊甫給諫公潛心性理學養光遂公耳目濡染聞道最早顧不欲居講學之名乃與同志三四人爲讀經之會每旬有餘日則一會於所謂味經窩者會則出其所得而商榷之嘗曰先聖之蘊具于六經舍六經安有學哉及其出而爲文光明洞達浩乎沛乎一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止譬之堂堂之陳正正之旂所向無敵而不爲佻巧詭遇之計蓋嘗受而讀之詩賦章奏序記論說無體不備而說經之文居其大半昔人稱昌黎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今公之文非六經之法言不稱非六經之疑義不決折衷百家有功後學所謂吐詞爲經而蘄至于古之立言者惟公有焉嘗慨秦漢以下經與

道分文又與經分史家至區道學儒林文苑而三之夫道之顯者謂之文六經子史皆至文也後世傳文苑徒取工於詞翰者列之而或不加察輒嗤文章爲小技以爲壯夫不爲是恥輦輓之繡而忘布帛之利天下執糠粃之細而訾菽粟之活萬世也公之學求道於經以經爲文當世推之曰通儒曰實學不敢厯以文士目公而其文亦遂卓然必傳于後世此之謂能立言者昌黎不云乎言浮物也物之浮者罕能自立而古人以立言爲不朽之一蓋必有植乎根柢而爲言之先者矣草木之華朝榮而夕萎蒲葦之質春生而秋槁惡識所謂立哉予自官京師以年家子從公游公以其不爲世俗之學也而亟稱之丁丑戊寅之間館公邸第因得稍窺公得力所自茲承公命論次其文集謹取所聞於公者而書之卷末

若其筆力之馳驟體格之簡嚴波瀾之浩瀚覽者當自識之故不復贅云

沈冠雲文集序

沈德潛

前明文章自宋潛溪以下如方正學李空同王文成唐荆川王鳳洲諸家其學問才情俱可籠蓋一切而震川歸氏以樸學與乎其間若難與之抗衡者乃當時論定一代之文獨尊震川非以其本乎經合乎道不惟其華而惟其實歟家冠雲徵士少歲喜詞章之學籍學官後窮究六經取漢魏晉唐宋諸氏之傳註箋疏一一審同辨異求真是而得諸心未嘗以爲作文之資也卽有所作亦不務魁奇之觀藻采之飾以炫衆人之目也然當其陳說古今自禮典樂律以及農田學校兵刑諸大端皆能條貫羣經要歸至當而闡發三禮諸義尤

博奧而詳他如碑版傳志記序等作亦清淳有法非苟爲溢
美酬應之詞者夫食有粱肉不如鳳麟之脯也衣有裘帛不
如火浣之布也然日用所需不在人世希有之物何世之論
文者偏欲待鳳麟以救饑待火浣以禦寒也讀冠雲之文可
爽然自失矣余與冠雲往還久見其天爵自修平情厚志屢
試場屋不過薦博學宏辭因抱病又不遇校勘一統志將議
敘矣辭而歸歸益閉戶著書恬然怡然此其人豈以榮祿名
位爲重輕者耶宜其平生好爲樸學所著文澹而彌旨儕于
震川也冠雲舊有堂名之曰巢白謂志在秋實今卽以名其
集蓋亦表斯義云

寄廬山房集序

王芭孫

十年前與彭君允初相講爲古文一日傳鈔得定興王芥子

先生之作讀而善之時芥子方罷職再起修書允初爲書抵京師述所以慕仰之意求其全藁逾兩年不報而余遊太學北行允初屬余親見芥子而求之及余至京師芥子雖猶無恙顧已謝事郊居自屏不輒見客余所識惟上海曹劍亭先生是其故交時與博奕飲酒稍能見之因以語劍亭劍亭曰嗟乎芥子之無意於文久矣子奈何索其已棄之敝屣哉頃之芥子歿余婦翁曹公爲東城指揮承部檄追償芥子官逋鉅萬余爲盡然動心將恐其子孫失緒遺文不復可得矣嘉慶三年青浦王侍郎以其文集示余觀集中所爲芥子先生墓表乃知芥子故侍郎舉主侍郎實收其藁因從借得凡二十四卷雖視余與允初前所傳鈔增多數倍其醇然可讀者則自余與允初前所傳鈔外蓋無幾也觀芥子自述蓋其生

平撰作本自不多又矜慎致功於修詞字字句句無敢容易
固亦不能多也然自宋以來若羅鄂州王長宗數家者文有
少而不可廢芥子又安在其多哉余今寫取其文十之九詩
十之五編爲青虛山房集若干卷雖未能梓行聊使人間有
副而歸其本於侍郎並爲序其緣起以待他時好事者傳之
而惜乎允初之不及見矣烏虜士有讀書耿介不自浮湛于
俗者常若不遇遇矣而天時人事往往多端進不能紓其所
欲爲退不敢書其所欲著逡巡俛仰忽已終身雖或老壽榮
顯而卒與夫天閼不遂者同歸是果何爲而然哉若芥子者
早歲登朝出爲藩牧入校秘書以凡情論之寧可謂不遇
乃自託於博奕飲酒侘傺無聊以死旣死而遺藁僅存若滅
若歿惟余與侍郎區區錄而藏之其終獲有聞於後與否猶

聽之懸懸未可知也余序芥子文不禁於邑傷懷者久之

金壽門遺集十種序

沈大成

浙之西有處約名高之士三人焉一曰金君壽門農一曰丁君龍泓敬一曰吳君西林穎芳是三人者生同方學同志壯而或游或處其蹤跡若不同而茫然徜徉於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于心則無不同也吳君於書無所不究而尤專象緯樂律說文音韻之學撰著能補古人丁君工篆隸八分精鑒別所刻繆篆人比圭璧金君喜爲古詩及銘贊雜文晚益力於書畫四方爭購之今其弟子羅兩峰聘將謀彙刻者皆是也然丁君爲人孤介絕俗金君性剛不能容人過吳君樂易好推獎接引怡怡無不愛也年來金丁二君先後歿吳君巋然獨存不倦於篇籍丁

君諸子克繼先業而金君游漢上曾致數千金隨手散盡窮老無歸竟以病卒逆旅爲可悲也金君沒在乾隆甲申之九月距今六載竹素亡佚賴兩峰留心訪尋已刻未刻爲種有十皆收自友人家及葱肆貨郎擔者其病中爲童子盜鬻者則不知所歸矣烏呼其可惜也已今兩峰來告曰鏤有日矣敢乞一言三君同越產又皆余友而金君同客淮南最久而習因其剗剗之役故樂爲學者牽連道之且以嘉兩峰之篤於師門也

梅崖集序

雷鉉

余之知有梅崖自其爲諸生時始梅崖之族人投書求余爲其母節孝傳尺幅中皆淳古冲淡之氣余心異之已而知出自梅崖越數年梅崖遂發解成進士入史館當是時天下人

無不知有梅崖者名公卿咸刮目焉梅崖落落自如旣而改爲縣令其落落如故遂改敎職以歸余別梅崖八九年視其貌加豐容加晬氣益和以平乃歎向之知梅崖猶淺也梅崖承先世詩書之澤胸中所浸灌無勢利之見兄弟友朋所切劘皆超然遠於俗歸而有母可事有兄弟友朋倡和之樂山林池館又足以供游息梅崖挾其所有視世之奔走風塵惴惴恐失意如桎梏之在身甯肯以彼易此哉其文章不爲炳炳烺烺以動人視聽其變化離奇皆以淳古冲淡出之其所自得蓋在文字之外然則世之知梅崖者毋涉乎淺而不旣其深也知梅崖之淺深則其人之淺深可知矣其兄弟友朋以梅崖集付梓人屬序于余余鹵莽言之如此

梅崖居士文集序

朱珪

梅崖與予同舉進士同館選以同姓交最善梅崖治古文同年中從學爲古文者始興林穆菴明倫予時方習國書學古詩賦未暇治古文也然心嚮之已而散館梅崖改知縣以去其後改教職再來京師梅崖見余所作古詩頗喜以爲可與道古者及庚辰予官福建糧驛道與梅崖書往來不及執手梅崖以其所作古文寄予欲爲之參定且序其本末予方治吏事辭不敏越歲己亥予再入閩典鄉試復得梅崖手書比庚子冬三入閩而梅崖先逝矣嗚呼此予與梅崖相與之大端中間契闊者幾三十年竟不獲從事於斯文而負逝者於無窮也辛丑春其門人新城魯進士仕驥奉梅崖遺命彙其已刻未刻遺文因其兄子文偉寄予校之是冬予按試邵武訖邀魯君來與之面商去存考核譌誤明年夏刻成魯君

及其兄子以書來且曰序先生之文集者先生之遺意也噫予恨未嘗從梅崖治古文而何以序吾梅崖之文哉顧嘗聞其言矣始力抗周秦兩漢與荀卿屈平馬遷揚雄諸子搏必伏而鹽其腦然後導而滙之韓柳歐陽王曾姚虞以下若首受而委逆也及其晚而反復於遵巖震川諸家心愈降而客氣盡於是奇辭奧旨不合于道者鮮矣此予所聞于梅崖之大畧也閩學近實而梅崖天姿獨超深湛嗜學故其爲文善狀物情必揆于經義庶幾得之心而立其誠者其出處行實詳於先兄竹君所作誌銘予再過建甯悄然思其爲人讀其遺文益惘然自悔其不學也

學福齋集序

惠棟

明于古今貫天人之理此儒林之業也余弱冠卽知遵受古

學年大來兼涉獵于藝術反覆孳求于古與今之際頗有省
悟積成卷帙而求一殫見洽聞同志相賞者四十年未覩一
人最後得吾友雲間沈君學子大喜過望夫所貴於學者謂
其能推今說而通諸古也今畧舉數事言之世所傳六候三
白乃易傳太一行九宮法爲大道之本故伏羲以之畫八卦
神農以之立明堂黃帝以之創井田周公以之作周髀陰陽
書有五行嫁娶之說其義見鄭注洪範及左傳鄭裨竈魯申
須之言術家羅盤二十四載孝經援神契及淮南子者鄭志
取以解昭廿一年史墨言吳入郢必以庚辰之文知並三代
舊法納甲之事本易之在天成象虞仲翔謂陰陽消息大要
卽夢中道士所云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是也斗建日躔古之
斗綱星紀左右行而相合爲合辰合樂所用合辰者乾坤十

二爻坤東北喪朋以合於乾鄭氏注易專用是說合樂者大司樂所以致鬼神示皆聖人贊化育之事漢晉明易無如荀慈明干令升而火珠林六親世應遊歸備見荀干之注九家主荀解隨初九官有渝以坤初爲官小畜九五富以其鄰以巽四爲才則無異今之三錢占矣六甲孤虛俗所謂旬空而仲翔以繫辭周流六虛當之京氏占法一爻變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七八故晉語重耳得屯貞悔豫皆八乃屯之豫左傳穆姜遇艮之八乃艮之隨此外所占九卦皆一爻變或以疑左氏匪知古法者唐六典五行十二氣俗謂長生法而金生于巳酉漢桑大夫以問山東文學六十人皆不能蒼桑乃引月令孟夏靡草死決小罪以爲證蓋博物之難如此凡若此者無慮數百條不能悉舉皆余四十年通俗窮經而得之

者沈君與余不啻重規而疊矩以此見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爲可喜也沈君邃于經史又旁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故搜擇融洽而無所不貫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吾于沈君見之矣沈君詩古文咸可傳世行遠世多知之茲不論論其學云

李客山文稿序

沈德潛

近代無古文非近代之人不能爲古文也患在好沿其流而不思上探其源六經馬班諸史之類文之源也唐宋以下諸家文之流也每慨世之作文者六經馬班諸史之不求而惟泛涉于唐宋以下諸家中間稍有志者依傍八家門戶或拘守宋儒語錄以爲據依而桀黠者流則有剽竊二氏遁逃虛

無裨取僻書舊萃翫雜甚者汨溺乎俳優之辭酬應之習以
靳苟悅乎世人之耳目譬諸觀水者不窮崑崙岷山之源乃
決溝塹之水放之盈科而詡詡然謂江河在是亦立見其涸
而已矣李子客山自少以詩名淮陽間所爲詩發源漢魏流
衍唐人旣又益肆力於古文其持論也正其徵引也確其序
事也潔其選言也精其用法也不拘成法而自閑乎法文之
說理論事者愜當古人之用心卽隨事寓意亦能自言其所
欲言而不闌入於苟且骯骯之習視夫與道爲裂而徒傷辭
費者判若莛楹矣窺其得力意殆討源六籍泛濫諸史而後
旁及乎子集以暢其支流者耶客山嘗與予論文謂前明之
文如北地弇州濟南諸公墓秦漢之形貌者文古矣病患乎
似義烏延陵晉江諸公專求文從字順者文真矣病患乎淺

而欲救似與淺之病惟在多讀書能窮理沃根培本俟其富有而日新聞其議論知其所得力深矣夫出崑崙發岷山者江河之源也既立乎不竭之源而由是經流曲折絡乎九山放乎九川濫乎九澤有不會同四海以爲歸墟也耶客山能然無患近代之無古文也已

戴東原集序

段玉裁

先生卒于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倡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于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于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軌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爲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

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興其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于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旣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

垂世立教而無獎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昇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氏體生梓于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畧以義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

尊聞居士集序

彭紹升

孔氏旣歿學統歧道術裂二千餘年承學之士遞相祖述專門名家于是有訓詁之學有辭章之學又進之爲道德仁義

之學就其善者莫不原本六經之旨以孔氏爲宗要其淺深
純駁高下之別則斷不能以強同也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夫文者禮之外心也禮者文之內心也微顯交融
本同一貫然而博約之間內外本末之敘則不可以不早辨
故曰文莫吾猶人也又曰予欲無言學者誠能廓見聞之町
反視聽之原得一以貞樞紐造化然則明而爲日月流而爲
江湖怒而爲雷霆蕃而爲艸木莫非文也卽莫非禮也其皆
一心之自爲發育也而果可以外求乎哉竝吾世而爲訓詁
辭章之學者往往有之其能究極道德仁義之歸者抑鮮矣
羅子臺山躬明睿之姿膠膠然負進取之志研精覃思真積
力久豁然自得發而爲文彌綸天人昭晰空有沛然而莫禦
蓋百數十年間攻文章譚道學者未有或先之者也而或以

臺山之文出入乎儒釋汎濫乎莊荀兼綜乎訓詁辭章疑有累于道夫是則臺山之博也其外心之著與乃其所以約之者非猶夫人之所能測矣其于博約之間內外本末之敘辨之者早矣而又何疑焉

切問齋文鈔序

陸燿

道備于經詳于史經猶鵠也史冊所載則古今射鵠之人也讀經而知鵠之所在讀史而知射者之得失則固可無事於爲文矣然自孔子之世卽有老聃孟子之世卽有楊朱墨翟遭秦焚書經闕不全九流百家雜然並鶩學者惑于歧途而六經始晦經晦而史家之予奪亦不盡合乎聖人筆削之旨迨唐昌黎韓子出始闢老佛荀揚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其初也由其學文者以見道其卒也舉其衛道者以成文

自是唐宋諸儒之務爲文以談道也而文遂不可以或已然其獎也有爲訓詁之文有爲講說之文夫經者常也道之常者詎待解釋既有漢之箋故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擄擣細瑣抉剔幽隱人各一編家著一集承學之士意在博觀玩其枝葉忘其本文紛如聚訟無益毫毛此何爲者也道猶路也路有實徑適越者必南轅之燕者必北轍九軌之涂參劇之市蕩平正直周道如砥今舍而不由閉戶而談天道高座而說明心學案語錄之書日出而不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高明者墮入禪宗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何爲者也至如馳騫詞章揣摩應舉因循卑陋又不待言方將由文以見道而乃耗費精神爲此不急道不終晦矣乎故以今人之文言古人之所已言與其所不必言不

若以今人之所欲言與其必當言者以著之文必也以經爲
鵠以史傳中人爲同射之耦鵠有定也所以置鵠之地無定
或南或北或東或西要以必赴乎所懸之的而止及其命中
百步之外或在正中或在偏際均之謂中小有參差亦非大
失又況事固有與古相違而與道適合者譬諸河焉碣石其
入海之路也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衛徐邳以下矣言道而必
執古人之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如謂今人之從
事於前所云云方竭其聰明才力尙未足與古人爲役而又
安能恣其所欲言與其所當言而且可無背於道是則大不
然也方今名臣大儒接跡熙朝類能力破空虛之習切求
身世之宜或已見諸施行或尙俟諸百世吾見其持弓矢審
固與史傳中人決得失於六經之圃固不虞序黜公罔之襲

之揚鱗而廢然去也而又于爲文乎何有此則余切問齋文鈔之意也夫

湖海文傳卷三